

桐

凡  
虫

新

話

據儒學警培本校

桐  
凡  
新  
語

涵芬樓藏版

益少之時初入鄉校聞遊學子道先生之文行願一識而未之得  
既冠始獲從先生遊聞有所著窗間紀聞一百則貫穿經史百氏  
之說開抉古人議論之所未到求而讀之中心躍然如入武庫且  
喜且愕於是力從先生求廣其所未聞又數年先生復出百則以  
示益曰吾之精力略盡於此然世俗方以詞章華贍相夸吾書之  
出恐未免有覆瓿之誚亦姑俟子雲於後世耳顧念非子莫可與  
言者益因從而析之合二百則間以示人其傳猶未廣也雖然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大羹不和元酒之尙典則存焉  
先生此書庸詎無知音知味者而終於黔黜而已乎其後十年先  
生由大學登甲科求官於時宰嘗示以二百則爲所業投獻口國  
陳公以爲著書立言宜爲學官遂俾錄成均之教政時則乾道之  
己丑也惜乎負抱儒業晚得一命之爵曾不得食寸祿而死識者  
悲之先生詩文甚多散失無幾未暇掇拾然筆力高妙其得意處

奮髯抵息自謂前輩不減今鬻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爲諸生時所爲贊見祭酒周公敦義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之名非也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逕獨出硬語橫空排募故往往不爲有司所喜間遇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者能言之益承學晚謬於從游中爲日最久常慮其書泯沒故爲序其傳授之大略先生名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其曰窗間記聞者先生嘗易以今名捫蝨新話云淳熙元年孟夏朔日門人錢塘陳益序

此從儒學醫  
悟本鈔補在

卷一  
之首

丙寅歲予由海道將抵行在所未至而遇大風漂舟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旣而於知友間收拾逸外得所著捫蝨新話十纔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顧傳寫僂誤所未暇正戊辰春以三上不第薄遊姑蘇無所用心因就加刊削得一百則漫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朱氏草庵

此從儒學  
悟本鈔

補在卷  
四末

予自著捫蝨新話已爲好事者傳之尙有餘簡久欲纂次適茲退  
衄之餘未免留滯之難因理舊楮兼摭新聞又得一百則錄之以  
爲第二集非以迂疏閑散有不暇也時寓王庠請告於城西之俞  
家園心遠地偏俗客不來雖無益於討論尙有資於談笑貽我同  
志不點俗眼是歲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也子兼

此從儒學警悟本  
鈔補在卷八末

昔王仲淹講道河汾受業者蓋千餘人唐相房元齡杜如晦輩皆  
其門人也喬等既貴絕口不道其師他何望焉戶掾陳仲友嘗從  
子兼學得所謂捫蝨新話者乃能手抄以示人弗少靳且方勺有  
力者鋸木以廣其傳賢於房杜遠矣僕于子兼實爲同年生幸其  
門弟子之賢有不亡者存於是乎喜而書戊戌仲秋携李張諫正  
卿題於新安文字掾之公廨

此從儒學警悟本  
鈔補在卷八末

捫虱新話目錄

卷一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儒學醫悟本  
得力處 卷一第二十三

歐陽公信經廢傳

同卷二

王荆公說新經穿鑿

金曰從革  
卷三第二

王荆公新法新經

免役之法  
卷六第三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王荆公字說多用佛  
經語 卷三第十五

楊龜山三經義

三經辨  
七第二十四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於經

春秋不書誅少正  
卯 卷七第六

東坡尙書傳

辨論東坡書傳  
卷一第二十二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辨憂擊鳴球搏拊琴瑟與方叔  
率止鉦人伐鼓 卷三第九

舒州教官言易

論易陰陽  
卷二第一

林元齡說易

易數  
七第十八卷

朱先生易圖

伏羲文王八卦  
圖卷五第四

禮記蒲盧

論蒲盧即蠅  
卷一第二十七

蒲盧蒲葦

果蠃蒲盧  
卷六第十八

中庸非全書

漢儒誤讀論語  
卷七第八

毛詩三百篇皆被絃歌

詩之雅頌即今之  
琴操卷一第二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孔子刪而不  
取卷四第一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逸詩六篇笙歌  
卷七第十二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康成注毛詩  
卷六第四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分章句  
卷二第五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與夫則將  
焉用彼相矣皆是譬喻卷六第八

道人說論語

說子鈞而不綱弋不  
射宿卷八第九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難讀  
卷三第十三

孟子莊暴一章

辨孟子言悅樂鼓樂之異 卷七第二十二

孟子文章最爲巧妙

論孟子之善有巧妙處 卷二第九

卷二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郭璋說君角 缺君

左氏傳會論語

同 卷七第五

司馬遷淺陋

左氏孟子司馬遷揚雄失論語之意 卷三第十一

史記不載齊宣王伐燕事

潛王伐燕孟子誤以爲齊宣王 卷五第二十二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辨房杜不言功 卷八第十七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 卷七第十七

卷三

莊子寓言無實

莊子寓言太史公揚雄或以爲然 卷六第二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知心性 卷七第二十七

揚子法言太玄經

法言多致意於其間之際 卷六第十二



韓退之謂荀楊未醇

韓愈流入異端  
卷七第十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黃看佛書  
卷八第十

### 卷四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前輩讀書不似今人  
減毀 卷一第十七

讀書須知出入法

同第十卷  
四第十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  
卷四第十三

古人讀書滅裂

班固劉琨揚雄誤稱  
古人 卷三第七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壺蓋類  
卷五第六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國若烹鮮  
卷三第十二

### 卷五

文章必有宗主

歐陽公不以古文始於  
尹保魯 卷六第一

作文貴首尾相應

文章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  
如常山蛇勢 卷六第十

文章貴錯綜

楚詞春秋羅池碑錯綜  
成文 卷四第十八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有奪胎換骨法 卷二第六

文章由人所見

同 卷一第七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文章精工 卷三第二十三

文字異同語有工拙

文章造語有工拙 卷一第三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爲文要得頓挫之法 卷一第十八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關鈕 卷八第十九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知難者少 卷四第二十七

古人多假借用字

論語仁之本歟 斯知仁矣 井有仁焉 皆當作人 卷八第三

觀人文章

作文觀文之法 卷五第七

晉唐國朝之文

文章惟歸去來辭 穀序 先生祠堂記 卷七第十五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本朝文亦三變 卷三第一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

憲宗忌韓愈諫 卷三第六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論利 宜用 堯 事 出何書 卷六第七

卷六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 庾信 歐公 遺語 卷八 第四

歐蘇之文

歐陽東坡 紀事 道靈平 生事實 卷五 第十一

歐文多擬韓作

歐公 作文 擬韓文 卷一 第十三

蘇明允辯姦論

蘇氏 作辯姦論 鄧荆公 卷七 第四

蘇黃文妙一世

論蘇黃文字 卷三 第二十五

彭乘批答之謬

卷三 第二十七

東坡文字妙一世

東坡文字 好謔 罵 卷一 第八

蘇子由文

蘇子由 文章 議論 卷四 第二十二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 文章 議論 卷八 第二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少游文字 自成一家 卷四 第八

蔡君謨萬安橋記

論萬安橋記 與關 序 卷三 第五

陳表民葉嘉傳

編次文字 或是非 卷八 第二十一

蕭統姚鉉文選文粹之陋

姚鉉以表為序蕭統以賦為序卷五第二十一

卷七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韻為主卷一第一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杜詩意度閑雅不減淵明卷七第二十三

江文通擬古詩

文章擬古卷七第十四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擬淵明作詩卷八第十二

杜詩高妙

同卷五第二十四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杜詩如董仲舒策卷三第十七

杜子美贈花卿詩

花卿卷七第十六

韓退之詩

韓文公排斥數師意激而顯卷五第八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少長之語卷六第六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駢辭紅韻不能文字飲自不能忘情卷六第十一

周朴杜荀鶴詩

杜荀鶴唐風集鄭谷雲卷五第十九

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富貴氣  
卷二十第十

歐蘇梅比肩韓孟

歐陽公喜梅聖俞蘇  
子美詩卷一第九

歐公詩仿韓作

歐陽公傲韓退之  
木曉杖歌缺

歐公言古詩

論作文工夫  
卷一第十二

山谷言詩

杜詩如作雜劇臨了打諢方  
是出揚卷五第二十八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言淵明  
詩卷五第十七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評詩句可作畫本  
卷一第十六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周美成飲東坡秦少  
游詩卷六第九

### 卷八

東坡贈劉景文文與可詩

吳中燈籠  
紫景致卷七第九

東坡西湖詩

借四子形容西湖  
卷一第二十一

東坡詩用事多誤

同卷五  
第十二

呂居仁秦少游詩

嘲厥頤  
卷七第七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款公食車螯詩卷四第二十五

王荆公晚年極精巧

荆公詩極精巧卷五第十五

陳簡齋墨梅詩

詠梅第二十四卷四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詩四第二十八卷

林子山詩

第十一卷二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詩人多寓意於酒婦人卷三第八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默詩

作詩卷八第十卷八第十五李

詩指物有優劣

論詩人下句優劣卷一第十九

詩有四兩句優劣

詩評乃花譜卷二第七

詩有格高韻勝之辯

詩有格高有韻勝卷五第九

冷齋夜話誕妄

借惠洪詞卷五第二十

僧病可瘦權詩太清

文章品俗與太清卷四第九

謝庭詠雪詩

文章各有所主未可優劣論卷一第二十

卷九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 卷一第 六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卷三第 二十一

李杜韓柳有優劣

李杜韓柳優劣 卷七第 三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右軍書東坡字魯直詩 卷八第 一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之學 卷五第 二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歐公不能變詩格 卷七第 二十一

唐末詩體卑陷小詞奇絕

唐末小詞 卷六第 十六

以文體為詩四六

一文體 卷十五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詞鄭容落籍高曼從耳 卷七第 二

王元澤小詞

同 卷七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同 卷五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張長史精於書畫 卷三第 十九

王右軍蘇東坡字

歸併卷八  
之第一則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蔡君謨論硯與  
書不同 卷五第一

前代牌額先掛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此牌額先掛後書先  
立後刻 卷五第十六

讖緯害經

五經正義引讖緯三國志注引神  
怪小說皆可刪去 卷六第五

東坡詩讖

東坡南遷之讖  
卷四第十五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讖受籙

光武受圖讖武宗受籙  
卷七第二十六

### 卷十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論孟子序三聖  
卷四第五

伯夷柳下惠孟子文中子

王荆公推尊孟子  
卷八第十八

孔顏孟之辯

孔顏孟子之辯  
卷二第十二

孔子曾子之說

孔子自作行狀曾子自說  
傳法偶 卷六第十四

孟子賈生之法不及孔子

君臣相待  
卷八第六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柳商樊遲原壤之  
弊 卷三第十四



儒釋迭爲盛衰

問三卷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李德裕託道問之說歸告武宗卷二第四

學佛者不知孔子

孔子老子皆  
是菩薩 缺

佛家悟入

誦習帶  
卷八第五

讀楞嚴經語

孔子說與楞嚴經  
合卷五第十三

### 卷十一

楊次公佛印語

佛印徑山滑稽  
卷五第十

李翱學佛

問卷八  
第二十

李翱問藥山語

李翱問藥山如何是  
道卷五第二十五

韓文公參大巖

韓文公與大巖論佛  
法卷四第十九

黃山谷五觀

山谷欲徵釋氏獻  
食卷三第二十

天堂地獄

問卷六  
第十七

韓退之闢佛老

原道闢佛老  
卷八第八

王烈遇石髓

石髓 卷一 第四

韓退之服硫黃

韓退之 卷四 第二十五

崇觀太學三舍之弊

三舍文弊 卷三 第二十二

大學生陳東歐陽澈黃作詹淵

此目無條

堯試鯀爲舜設

堯之試鯀 卷四 第七

國朝始置通判

受龔懼怕通判受觀察怕 卷五 第二十三

王荆公免役法

免役法 卷七 第二十九

## 卷十二

人才有長短

神前聖古今人文長 卷一 第十一

西門豹宋均優劣

西門豹投巫 卷五 第十四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同 卷三 第四

寶灌田蚡罵坐

讀寶灌田蚡傳 卷一 第二十六

鍾會鍛王徽之觀竹

鍾會王徽之 卷一 第二十九

東坡行脚僧

東坡不痛是行脚僧乃苦行僧 卷四第四

徐邈中聖人

缺詞

山谷言士大夫不可俗

論俗人之俗 卷四第二

漢楚得失之機

漢高祖項羽機會得失 卷八第十四

柳子厚功過

柳子厚罪在朋黨然有功不可掩 卷五第二十七

劉道原能自攻其過

二十失十八弊三十六善 卷六第十三

吳處厚論相法

歸併卷六之第十三則

### 卷十三

孔子登東山泰山

因登山而感所見 卷一第二十四

周公晉惠帝語

古今天下第一 卷四第十七

陶淵明不見督郵

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歐公必著帽見俗人 卷四第二十一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同 卷五第十八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

心無定見故無定論 卷四第十一

周公處人臣之變

伊周處人臣之不幸 卷八第十三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賊

倒用印法 卷四第二十六

歐公收東坡東坡收秦黃

前輩文人相獎借 卷一第十四

艾慎幾傾蓋交

泗局清談 卷二第八

牛僧儒李德裕之黨

辨牛李之黨 卷四第十二

張巡許遠劉昌守城

張巡殺愛妾劉昌新 卷八第十一

李林甫以計陷數人

李林甫一計陷數人 卷二第十三

女子小人爲難養

女子小人有固寵之術 卷七第一

人趨炎附勢

趨炎附勢自古而然 卷六第十六

人比犬僧似鼈

人比狗僧似鼈好一對 卷四第二十三

### 卷十四

阮籍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雍姬知有父而不知有夫

阮籍知母而不知父

雍姬知父而不知夫 卷四第六

明皇一日殺三子

明皇殺三子  
卷三第十八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

王韶  
缺

僧文曉相法

讀法華經得相  
卷三第十

鮑永誅彭豐等

傳肥夫子神怪  
卷八第十六

記夢見孔子

夢見孔子  
卷七第二十

孔子夢周公

說夢  
卷二十四

宋齊丘食化

牧魚  
缺

### 卷十五

房瑄婁師德張文定蘇東坡知前身

白悟前身  
卷一第十

東坡死生夢幻不能障蔽

辨惠洪論東坡  
卷二第三

鵝兔鬼

同  
卷十一

南地花木北地所無

論南中花卉  
卷四第十六

王荆公通應子魚之誤

通應子魚  
卷三第十六

司馬遷班固言河出昆崙

昆崙山 卷十四

姑蘇遺跡

四施湖 鹿子泉 爲蟹 改易 卷七十九

蘇子美滄浪亭

題滄浪亭 卷五二十六

眞龍虎眞豪傑

士有眞豪傑 卷七二十八

東坡劉景文語

東坡與劉景文屬對 卷五十三

東坡言靜

靜似爾遠似放 卷七二十五

孟嘉李白酒趣

酒中趣 卷七十三

酒樓主人敬慕石曼卿劉潛

酒樓神硯池亭乞書 卷五第五

捫蝨新話補遺目錄

言語忠厚

卷一第五

論硯發墨

卷三第二十六

文人相譏

卷四第三

悟百丈不昧因果

卷七第十三

王右丞畫渡水羅漢

卷八第  
二十二

捫蝨新話卷之一

宋 羅源陳善 著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儒學本作讀書  
當講究得力處

吾書中頗有贅

儒學本  
作贅

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窺究耳孔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睥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

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

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

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



死而結

儒學本  
作正

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

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

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之

原本作云從  
儒學本改

所以得

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儒學本  
無耶字

### 歐陽公信經廢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

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

原本有中字從  
儒學本鈔本刪

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

儒學本  
有之字

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

儒學本  
無攝字

而趙盾許止

儒學本  
有者字

其真弑君者

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狩矣

原本誤作秦  
從儒學本改

誓序

原本無序字  
從儒學本補

惟十

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卽位之

原本誤作三從  
儒學本鈔本改

十一年

原本誤  
空三格

儒學本  
不空

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而終安得

毛本衍三字  
從諸本刪

十一年始伐

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

儒學本  
無乎字

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

古爲正古人之

原本誤作三  
從儒學本改

傳雖時有疎脫然或當時師傅之說猶

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六家

六家經校正作六家鈔本作如

書四載蔡

毛本蔡作榮案帶字見於尚書者孔疏解經於六宗則六家正作六宗或作云蔡均可通四載字未明疑有舛誤

與秦八神漢太

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

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

原本有晉文公語而不正一句從儒學本調

齊桓

公法而不譎

原本注作正儒學本作譎而不正從漢書改

鄒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姜

儒學本改

原本作公從諸本改案漢書鄒陽傳云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此書引係鄒陽語不應有晉文公一句姜字亦不應作公也發也二人者

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

儒學本

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

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異

原本作儘從

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爲不足

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

儒學本

昊天有成命言成王

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

也此皆執文害意

原本作理從

信經廢傳之過

王荊公說新經穿鑿

儒學本

李季長

原本作李長吉從儒學本改

嘗語余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

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  
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  
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  
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論成湯帝堯且論  
昔在在昔諸所穿鑿類在如學本類皆如此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儒學本作  
見役之法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

以爲學本作若  
不然

二蘇頗有論列

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

爲儒學本  
作謂

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諸

從二字原本  
說

解又矯枉過直而

奪之牛

原本作至  
從

子由晚年似知役法

儒學本  
有之字

不可盡廢故謂司馬

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

儒學本  
有字

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

三字原本  
無

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

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

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

儒學本有始字

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

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分

原本作力從儒學本改

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

自

儒學本無白字

近厚

儒學本作後

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儒學本無新經二字佛語作佛經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

儒學本作經

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實

儒學本作有

者

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改

原本作解從儒學本改

云無

原本脫無字從儒學本補

土以

爲穴則空無相無

原本脫無字從儒學本補

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

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無相卽無作無

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

體無方荆公蓋用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止原本作正從能追者彡

儒學本作正鈔本與此同張本作走而從之搔手能搔原本疊搔字張本作搔從儒學本改所搔痒柯原本作將何從儒學本改

以能入爲柯所入爲牂原本亦作柯從儒學本改之類此能所二原本作之從語亦

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

作無止無生原本作住從儒學本改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原本作無能所從儒學本改佛經

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論原本作謂從儒學本改

此因舉古尊宿陳睦州嘗問一座主解二十四家書是否主云不

敢以上十七字原本作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並稱字學十三字從儒學本改睦州乃儒學本作遂於空中點云還識這

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

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儒學本有用字得這箇

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儒學本作三經辨

楊中立原本作楊龜山立從儒學本改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儒學本作春秋不書諱少正卯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

春秋正

儒學本正字作其賢二字

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

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二

原本作三從儒

學本鈔本改

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而

原本無而字從儒學本補

何少正

卯之足書云

東坡尙書傳

儒學本作論東坡書傳

予居

儒學本作在

永嘉嘗

儒學本無嘗字

與陳元智共論蘇

儒學本無蘇字

東坡書傳至顧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以

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誣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

月復召知

原本有同字從儒學本刪

門下省上元初加

原本作知從儒學本改

同中書門下三

品當賜門戟或勸誣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誣釋衰

原本作衰從儒學本鈔本改

拜賜

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成

原本無成字從儒學本補

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

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

儒學本作召公奭在

不容失禮如此以坡

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後因讀春

秋及魯郊禘事且

儒學本無且字

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

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

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

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

儒學本作會面

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

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儒學本作辨夏擊鳴球搏拊琴瑟與力叔率止鉦人伐鼓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夏

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夏且擊琴瑟亦

儒學本無亦字

非可以

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

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

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儒學本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儒學本撫掌

舒州教官言易

儒學本作論易陰陽

予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日

原本無日字從儒學本補

嘗與教官同

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

儒學本作授

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官答

云

四字儒學本作教授曰三字

道者

原本無者字從儒學本補

在陰而陰得其一

原本有道字從儒學本補

在陽而

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不測之謂神

答曰

儒學本作云

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

儒學本有也字

守甚喜其語

儒學本作言

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

名字慶長亦自

儒學本無白字

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



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林元齡說易儒學本  
作易數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原本有者字  
從儒學本刪以易卜原本作卜  
從儒學本改而善言易

蓋嘗與論及原本作及  
從儒學本改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

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千四爻外則用九

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原本無者  
字從儒學

補本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有踦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

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太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或

以歷象原本作數  
從儒學本改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儒學本  
有此字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朱先生易圖儒學本作伏羲  
文王八卦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儒學本  
有則字乾與坤對

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  
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  
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原本無也字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  
也艮東北之卦也曰原本無曰字從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  
自原本有是字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  
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  
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之儒學本爲伏羲卦圖則雜卦  
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  
又爲孔子卦圖乎予故原本無故字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儒學本作論  
蒲盧卽蠶蟻

門活卷一  
六  
涵  
芬  
樓

鄭氏禮記以蒲盧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盧卽蒲葦

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樹學本作植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蓋

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藝蒲葦二字原本改者遂之而已人之爲

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盧

郭璞云卽細腰蜂也俗呼蠮螋今以蒲盧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

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遜齋閒覽又以蜾蠃蠮螋蒲盧爲三種銜

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窠者爲學本作名蠮螋窠於書卷

或筆管中無中字者名蒲盧不知遜齋學本作新下開何所據而言此酉陽

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蠮螋蓋好窠于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

卽與遜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

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蠮螋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

但總二字原本無從呼爲蠮螋云

蒲盧蒲葦

學本作葦蒲盧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辯其非是後讀陸氏埤

原本作爾從雅

云細腰曰蒲蓋

原本作盧從儒學本改案埤雅云細腰曰蒲一曰蒲盧則此單上句下盧字作蓋以屬下句文義較順

匏類也故細

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引

儒學本

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

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

原本無亦字從儒學本

謂之果

原本作規從儒學本改案埤雅作果 贏

又引本草云匏

案埤雅作匏

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

原本作蘆從儒學本改案埤雅作蒲 取諸

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

一類故在釋草部中又爾雅義

原本爾雅上無又字義作又從儒學本補改

云果贏蒲盧細腰

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

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擬於地道敏植

原本作政從儒學本改鈔本作樹

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果贏蒲盧之義

### 中庸非全書

儒學本作漢從誤說論語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

王周公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成

原本作誠從備學本鈔本改

說也又

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

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

曰其甚易知

原本無知字從儒學本補

如此耳弟子因而記當時

二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

孔子

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

儒學本無其字

如示諸掌

無乃非其義乎

儒學本作也

仲尼

原本於此註當有缺文四字張本同儒學本無從刪

燕居又曰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

儒學本有是字

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

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被絃歌

儒學本作詩之雅頌即今之琴操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之

原本無之字從儒學本補

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

其章

儒學本  
作百

句必

儒學本  
作下

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巢操騶

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

本原

有有字  
儒學本刪

古人有謂

二字原本  
儒學本補

之雅琴頌琴者蓋古之爲琴皆以歌

乎詩古之雅頌卽今之琴操耳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

幽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

歌舞漢高

儒學本  
無高字

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

風起力拔山之

原本無之字  
儒學本鈔本補

操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人作歌固

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

原本作如  
儒學本改

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

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儒學本作逸詩  
孔子刪而不取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

之意子夏問

原本無問字  
從儒學本補

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

也

原本有孔字

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

學

孔本作

子不可斯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

儒學本

者惟子夏知之故

儒學本

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

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

二字儒學本作

者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

儒學本

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

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

儒學本

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

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

儒學本

不

相好乎此尤

儒學本

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

原本作止從

之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

原本作取

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

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書

原本作詩從

傳所載逸

詩抑

儒學本

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

云涓涓流水流于

原本有其字

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

兮行不詭隨坎珂

原本作詞從

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

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有分字去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有所字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儒學本作逸詩六篇笙歌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有儒學本曰南陔白華華黍也南有

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有儒學本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

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辭原本無辭字從

儒學本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

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

華黍又曰乃間原本誤作間從儒學本改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



笙詩獨亡同

原本作同從  
備學本改

舍商份曰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

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

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

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

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其

原本無其字  
從備學本改

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

備學本無  
養老二字

亦取歌

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得

備學本  
作見

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

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此外

二字原本無  
從備學本補

又有

狸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

二字原本  
從備學本改其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

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爲

原本作此爲  
從備學本改

此狸首之詩辭也

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

案漢書雷林傳作  
鼓吹笙生曰

歌驪駒王式

原本誤作或  
從備學本改

曰聞

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

僕夫具

原本作其  
從諸本改

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

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份之言

則必有謂

以上七字原本作謂份之言鈔本作則必謂份之其下均  
有蓋得之鄭樵補博聞士也十字文義殊不實從儒學本改

姑著其語

以俟參考

###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  
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駮牝三  
千則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  
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  
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

原本作十從儒  
學本改案毛詩

注

作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

則以爲井田之法則

儒學本  
無則字

一成之數樸械云六師及之則以爲殷

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

原本不登周禮二字五作伍從儒學本補改案毛詩注重周禮二字亦非五

師爲軍軍萬

原本脫萬字從諸本補案毛詩注有萬字

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

一時之言不可以

無以字

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樂

儒學本

以禮

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

儒學本

老杜霜皮溜

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

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

此耳予謂周詩之

儒學本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

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

儒學本

百五十

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

儒學本

答則曰吾言妄矣

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

原本作實從諸本改

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

尋竹月落空庭

二字原本作實從諸本改

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

上

九字原本作會坡意即寫修竹數竿

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

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儒學本作辨  
論語分章句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下

原本無下字  
從儒學本補

曰子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

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不恆

儒學本  
作常

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

語耳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

儒學本  
無孔字

子曰

字遂或以上句附前

儒學本無句  
附前三字

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

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

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

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

於德行有而字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

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

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二字儒學本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

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又是一

章文勢與前二儒學本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有儒學本始語無子曰字

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儒學本爲一章若然

則柴也愚參也魯儒學本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

子路對荷蓀丈人處併而爲一也有而字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

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儒學本作論語焉不受命而貨殖焉與夫焉用彼相矣皆是譬喻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

儒學本有矣字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

不有也故以

原本無以字從儒學本補

對顏淵

儒學本作子

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

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

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

原本作走從儒

學本

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出

原本無出字從儒學本補

莊子莊子曰原憲居

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

儒學本妙本作之

室

褐

原本作褐從儒學本改

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

不之

無之字本

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

又論語所謂

原本有則將二字從儒學本刪

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

之無相偃偃乎

原本無乎字從儒學本補

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而

以上十八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

今之

原本無之字從儒學本補

學者皆指爲輔

相之相則亦

原本無亦字從儒學本補誤矣

道人說論語

儒學本作說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林邦翰爲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鈞而不綱弋不射

原本說作食從諸本

改下

宿

儒學本有處字

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

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鈞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

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

不然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鈞也哉

儒學本有于字

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

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

儒學本有然字

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儒學本作孟  
子之書難讀

孟子之書有一

原本無一字  
從儒學本補

言而可萬世行之者

原本作而可為萬世  
用者從儒學本改

有

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

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

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近日

二字原本無  
從儒學本補

學者遂立一

原本無一字  
從儒學本補

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儒學本作辨孟子  
言悅樂鼓樂之義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

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

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

儒學本  
無已字

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

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儒學本  
無耳字

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



害也

儒學本無也字

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

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

王好色

二字儒學本作愛厥紀三字

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儒學本無今王亦一怒十一字

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

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儒學本無乎字

所謂其應如響其實

陽開

儒學本作開

而陰塞

儒學本作翕

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

惟鼓樂當爲禮樂字

原本無字字從儒學本補

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

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皆

原本

無若字從儒學本改

以爲悅樂之樂則所

原本無所字從儒學本補

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

謂蓋齊宣

原本無宜字從儒學本補

王嘗曰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言先王

觀則樂言先王樂有何不可

以上十四字原本脫從儒學本補

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

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無

原本無無字從儒學本補

乃亦承襲之誤耶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備學本作論孟子之書有巧妙處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

斷乃

備學本作方

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

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

備學本作云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

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

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

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原本作何如據孟子正張本作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

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儒學本於孟子曰否下作止字恒接泰誓

曰不全引孟子文

泰

原本作太從儒學本改

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

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瀾漫無際而渾浩回

原本作四從諸本改

轉不可

名狀又如萬章曰

原本有或曰二字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干秦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

儒學本於百里奚自鬻於秦下作一止字便捷而韻

賢者爲之乎

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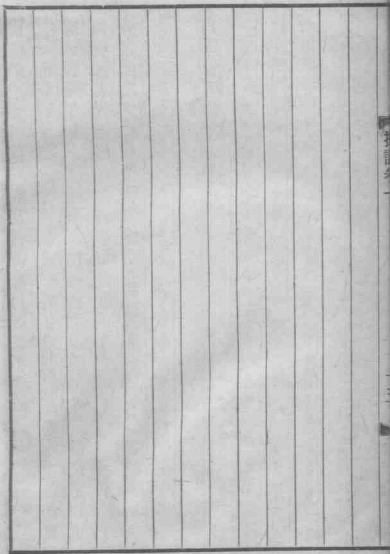
儒學本

泉懸水下注萬仞

怒沫狂瀾乍起乍伏湏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儒學本無耶字

捫蝨新話卷之一終



捫蝨新話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  
諫矣然使劉噉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弑君劉噉正色詰郭彭彭怒  
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彭曰君何敢擅寵作威福天子法官  
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革乃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  
劉噉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爲鯁直何耶

鈔本有夾注郭噉  
截君角附六字

左氏傳會論語

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

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足取信原本無信字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而原本無而字從儒學

本補鈔本無面字多當與天造草昧之草間一句

左氏遂曰

儒學本

裨諶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

野之草且其所敘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司馬遷淺陋

儒學本作左氏孟子司馬遷揚雄失論語之意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

載伯夷叩

原本作扣從儒學本改

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有

原本無有字從儒學

補木 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事是

原本無是字從儒學本補 因孔子有予也

儒學本

無三年之

儒學本

愛於父母之說而

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疎略而輕信多愛

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

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證甚明過遷遠甚然於

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

西

有也字

所不爲有也字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

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

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

人也二字

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

言而失之者也

二字原本無

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裨

諶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裨諶謀於

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

有而字

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孟子誤以爲齊宣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

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



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  
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恐

原本作恫  
從儒學本

改案史  
記作恐

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

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  
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孟子

二字原本  
脫從儒學

補本

沈同問答事同則

原本無則字  
從儒學本補

此伐燕乃潛王也燕王噲之立當

潛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  
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潛王謀

儒學本  
作去

走莒此則孟子所

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潛王時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  
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

相與記軻

原本無軻字  
從儒學本補

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也

原本作耳從儒學  
本改鈔本作耶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儒學本作功  
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

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

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

功皐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爲

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亦原本無亦字未嘗不以功言

也下至蕭曹丙魏皆儒學本非無功者原本無者字豈房杜獨無可言

而得稱賢相乎且原本無且字爲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

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能

斷矣又曰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

乎若夫儒學本作乃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不聞

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徒何儒學本從作足算者

也而猥以藉口儒學本有曰字輔儒學本作朝相彌縫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儒學本贊下有自字末無處字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知原本無知字高宗之昧原本作時從及

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章安石在昏主側臣間不一引手

堪奸邪之

原本作亡從  
儒學本改

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

章爲鄙

六字儒學本作  
而魏爲章鄙

至贊章處厚則又謂穆敬文三宗

儒學本  
作君

主皆弗

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

儒學本  
有則字

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

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

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陽

原本無陽字  
從儒學本改

其名傳昌

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章取處

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

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捫蝨新話卷之二終

捫蝨新話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儒學本作莊子寓言太史公揚雄或以爲然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

原本無許字從儒學本鈔本補

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

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

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

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

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雄之言蓋出於

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

原本無讓字從儒學本補案史記伯夷傳有讓字

于虞舜舜禹之間

四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案史記有此句

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

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讓天下于許由許

原本無許字從儒學本鈔本補

由不受恥之逃隱

二字原本作而逃從儒學本改案史記作逃隱

及

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

原本有足字從儒學本刪案史記無足字

以稱焉太史公好奇

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不然雄之陋則有自矣

以上九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

予

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

原本作文從諸本改

伯與

有與字

善卷石戶

之農又言堯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

原本無齧字從儒學本補

缺之師曰

王倪王

原本無王字從儒學本補

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字與子虛無是烏有

無

儒學本無其字

異

儒學本有敏字

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

儒學本有宜言二字

無其字實不可信

揚雄不知性與心

儒學本性與心作心性二字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自

原本無自字從儒學本鈔本補

不知心雄

原本作誰從諸本改

謂心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儒學本無者字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

原本

無之字從儒學本鈔本補案法實有之字

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

儒學

也本有字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

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

空悉皆銷殞

儒學本  
作滅

當知虛空生汝心內况

儒學本改  
從

諸世界在虛

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揚子法言太玄經

儒學本作主言多  
致意於眞僞之際

揚子雲

儒學本  
無雲字

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爲政

者核其眞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

原本作鳩從儒學本  
改案法言當作鳩

之不可傳

翻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鷲翰巫步多

禹而醫多虛則以爲託也此其志

儒學本  
作意

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

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

目睫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醇

原本醇作純今正作醇  
儒學本作韓愈流入異端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醇

原本作純從儒  
學本改下同

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

原本作純  
從儒學本

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

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

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鄙原本作非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

器則與莊周何異此亦原本作則從愈之未醇也方原本作可從知愈

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儒學本作蘇黃看佛書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儒學本作時亦用其語當是先看佛書

知其旨趣故時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儒原本作佛從儒學本

鈔本書此誇全也四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鈔本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

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

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與

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比原本作此從三書言古

今之迹自是不足以此二字原本無故屢曾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

原本有多字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

從儒學本刪

通年中事不從蔥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捫蝨新話卷之三終





捫蝨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儒學本作前輩讀  
者不似今人滅裂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

儒學本  
有一字

美闕二人競欲得之

且皆有薦拔

儒學本  
作授

也蔡莫適所與卽謂曰能誦

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

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歎

原本作嘗從  
儒學本改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

此不似今人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

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聱牙

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

儒學本  
作試

侍讀侍講矣闔

原本作闔從  
儒學本改

坐

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知入乃原本作得從盡讀書

之法

原本有也字從儒學本刪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儒學本作讀書惟在記牢

讀書惟在記牢

原本作牢記從儒學本改

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

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雖強本不

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是

原本無是字從儒學本補

雖一歲

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

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古人讀書滅裂

儒學本作班固劉瓛核補說稱古人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晉

原本無晉字從儒學本補

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

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

儒學本有尙字

能定其高下乎劉琨

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昔者顏回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晞之有其後二字儒學本作者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頌原本作誦從儒學本鈔本改儔歌原本誤作歌從禮文改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

鈔本無附字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儒學本作壺蓋瓠類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供濟于人案國語作於人供濟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儒學本無何不慮三字以爲大樽而浮之案莊子作乎江湖瓠儒學本作匏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尙矣邈翁

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儒學本作治國若烹鮮

吳世英嘗語予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

儒學本有也字

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

儒學本有而字

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捫蝨新話卷之四終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儒學本作歐陽公不以古文始於尹師魯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

抗顏爲師雖子厚猶

原本作尤從儒學本改

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

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

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歐

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文章

二字原本無從儒學本鈔本補

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

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疑

原本無疑字從儒學本補

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

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

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

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諂者

儒學本作若

此公惡爭名且爲

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

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

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孫瑜原本作周瑜從儒學

本改案三國志蜀志注作孫瑜吳志孫瑜附孫靜傳率水軍住原本作住從儒學本改案蜀志注作住夏口備不聽軍過原本

作道軍從儒學本改案蜀志注作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

也權既召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於原本無於字從儒學本補臨事切要處

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觀原本無觀字從儒學本補歐陽公言原本無言字從儒學本鈔本補若以古

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宋原本作宋從儒學本鈔本改先達甚多此豈其本

心哉無乃亦自留一著乎原本作耳從儒學本改鈔本無此句上句說字作乎不然蒲盧嫫何其髮

短而心甚長耶以上十四字原本無從儒學本鈔本補案此引用左傳語

作文貴首尾相應儒學本作文章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

轉回復首尾相

儒學本  
作俱

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

儒學本  
無詩字

文亦云每作一

篇先立大意長篇

儒學本  
長篇二字  
無

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

勢也

文章貴錯綜

儒學本作楚詞春秋  
羅池碑錯綜成文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蒸

原本誤作蕙從儒  
學本改鈔本作蒸

對奠桂酒沈

原本無沈  
字從儒學

本補鈔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

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月

原本誤作日  
從儒學本改

六鷁退飛過宋都說

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

如

二字原本無  
從儒學本改

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

不得不錯綜其語因

儒學本  
作且

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

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

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

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石

原本作古從儒  
學本鈔本改

本爲誤惟沈存中爲



始得古人之

二字原本作文從儒學本改

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

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儒學本作文章有奪胎換骨法

文章雖要不

原本作不要從儒學本改

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

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

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

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

儒學本作四

顧百里山川草木開

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知誦公此文

而不知實有本

儒學本作來

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

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闐然

原本作闐然從儒學本改案歐集作然

滅泯公嘗

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

字二

儒學本作奇

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册亦云雲興

原本作興從儒學本改

天

際欵若車蓋凝臚

原本作臚從  
儒學本改

未瞬瀾漫霏靄雷出火喬

原本作靄  
從儒學本

改案  
第作薛

木麤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

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儒學本  
無皆字用此  
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  
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  
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  
者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  
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  
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儒學本  
作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  
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嗑原本作啞  
從儒學本  
改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煨月煉至謂吟安一

箇字撚斷

儒學本  
作折

數莖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

苦不獨謂

儒學本  
作論

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儒學本無博  
遠貴於四字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草

原本無草字  
從儒學本補

就紙上淨訖卽粘掛齋

壁臥興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

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

真

儒學本  
作其

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鍛月

鍊以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

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

儒學本無  
飲博二字

投壺奕棋語笑誼講

而不妨屬

原本作熱從  
儒學本改

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

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

二字儒學  
本作頃刻

之際成數千言如

儒學本  
作以此似爲

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鬪捷哉殆不欲

苟作云耳予每見同舍臨文之

原本作言從  
儒學本改

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

草牽

原本賦一草字牽  
作牽從儒學本改

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

雖不悅

儒學本  
作肯

然知其戲亦卒

儒學本  
作事

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儒學本作文章  
造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人同造朝方  
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  
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  
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  
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衆團團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卽  
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卜才之長  
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儒學本作爲文  
要得頓挫之法

予因

原本作自從  
儒學本改

學琴而

儒學本  
作遂

得爲文之法文章之

儒學本  
無之字

妙處在能

掩抑

原本作仰從  
儒學本改

頓挫令人讀之亶亶不倦

儒學本作繼繼忘  
倦繼繼二字誤

韓退之聽

穎師琴詩曰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原本誤作遠從諸本改隨飛揚喧啾百鳥

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

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儒學本

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儒學本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

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

一事耳足下案宋本韓集有誠字謂我入京城儒學本鈔本作誠有所益乎僕之所

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

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案韓集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

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案韓集作道義者

多乎以僕皇皇儒學本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

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原本誤作損從諸本外無所繼韓案

集一作從註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

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污

案韓集作滯注云音汚

而處其所可

案韓集無可字

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

力覆仰頓挫文采

原本作理從

粲然與穎師琴聲

原本作詩從

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儒學本從文章麗紐

文章須要

原本作用從儒學本改

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

儒學本有而字

自窘束

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

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嘗

原本作常從

有和人詩云蛟綃巧織

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要

原本作安從

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

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

儒學本作竊自以爲得坡公遠意

但不知句法

二字原本無

古人

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儒學本作文章知難者少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

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儒學本作論語仁之本歟斯知仁矣非有人焉皆當作人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觀人文章

儒學本作文觀文之注

文章雖工而觀人文章

二字原本從儒學本鈔本補

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

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儒學本作文章惟歸去來辭體谷序愚先生祠堂記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

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先

生

原本作子陵  
從儒學本改

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儒學本作本朝  
文章亦三變

唐文章三變本

原本作宋從儒學本改案此資臨作唐宋文章及第七卷稱宋太祖處  
帝詩語雖能均不類作者口氣乃元以後人妄增鈔本於此題亦稱唐

宋文章三變足證均  
爲元以後所傳之本

朝文章

儒學本  
無章字

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

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儒學本  
作各要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

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

儒學本  
其實二字

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

學文之家儒學本作  
學語之流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

處予

儒學本  
作吾

每爲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

儒學本作憲  
宗忌韓愈諫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

儒學本作  
奕之言曰

五帝三王未有佛

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

本無

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儒學本無  
中國二字

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



儒學本無事胡至三字石符作五胡

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

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

儒學本劫作言却二字

之冀從其諫耳

不意憲宗忌之

原本作之忌從儒學本改

深也愈至潮州上

儒學本作以

表哀謝憲宗曰

愈誠愛

三字原本誤作合成二字從儒學本改

我但

原本誤作得從儒學本改

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

可

案韓集注云憲宗得我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

然憲宗自是

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

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

此時庶幾

原本無幾字從儒學本改

其說得行哉然愈

儒學本無愈字

所論與周公無逸之

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儒學本作東坡論利賞用龜息事出何書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

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

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

儒學本曉有能字

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儒學本作王勃庚宿歇公道語工拙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歐蘇之文

儒學本作歐陽東坡紀事道盡平生事實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

二字儒學本無

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

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儒學本作歐公作文擬韓文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

原本無輒字從

儒學本補

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

原本衍文字從儒學本刪

似祭薛中丞文書梅

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

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

儒學本作效

其句語

儒學本作讀

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

文真訣於來無擇

儒學本有來字

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

儒學本有皇甫二字

持正得之

於韓吏部據

原本作總從儒學本改

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

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

之牆數仞樵輩尙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儒學本作蘇氏作辯奸論德荆公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

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儒學本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爲

原本無爲字從儒學本補

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

儒學本無習字

屢詆

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

原本作擬從儒學本

改明允遂作辯奸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

示歐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

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

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

作神宗御集序尙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以此知王蘇之憾固

不獨論新法也然後學至今莫不黨元祐而薄王氏寧不可笑

上以

三十二字原本作然輕薄子瞻抑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魂瑋之文足以藹飾萬物典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不足此又謬公矣可以發一笑五十九字從儒學本

改

蘇黃文妙一世

儒學本作論蘇黃文字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尙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

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原本無作字從儒學本改議論文字須取

蘇原本無蘇字從儒學本補

明允文字觀之耳儒學本無耳字

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

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原本作醫投從儒學本鈔本改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

原本作可從儒學本改

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

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儒學本作並在不知當如何原本作何如從儒學本改下同讀曲折處

當復如何蘇黃之作又復如何李儒學本有太字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

者傳也然雖原本有知字從儒學本刪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

蘇黃猶在

### 彭乘批答之謬

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況纔

度荆門卽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答云纔度巉巉

謂學本  
作巉巉

之險

便興惻惻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卽塗乘復爲批答曰當

俟蕭蕭之候

原本作後從  
備學本改

爰堪靡靡之行至今爲笑

四字原本無  
又原本

作有從備  
學本改

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上

事垂

三字原本無  
從備學本補

滿百日而未嘗一言衆以爲

備學本  
作其

有待而發也一

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意其必論

原本作用從  
備學本改

大事乃彈御膳中有

髮其辭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髻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

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籬

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

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晒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

烏府柏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

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噓而已方知伏

獵侍郎杖杜宰相與華省名郎錯判芳

原本作功  
從諸本改

洲杜若信有

原本無  
有字從



儒學本補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

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尙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儒學本作東坡文字好機屬

魯直嘗

原本無嘗字於魯直上加山谷論東坡文一句從儒學本刪補

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

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件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摩不盡尙有宛轉詩人情猿

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

原本脫行字於知下空一格從儒學本補

人行蓋其自序如此

又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

儒學本作賦

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

原本作吞從儒學本改儒學本有坡字

此語蓋儒學本作盡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黜圭角方

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

象

原本誤作像從儒學本改

犀年來輒自悟留氣下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

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徇

原本作拘從儒學本改

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

其常事但後生慎勿襲其軌

儒學本作輒當  
爲繼字形誤

或當如魯直所言爾然予

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

識高將軍手沈吾足乃敢曠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

便腹貯天真此中空闊

儒學本  
作洞

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

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尙有

事在

蘇子由文

儒學本作蘇子  
由文章議論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爲一代之

儒學本  
無之字

偉人以馮

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乎

原本無乎字  
從儒學本補

以忠恕格物者至神

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於

原本作以從  
儒學本改

挽辭曰量書廢寢興

二字原本作與  
廢從儒學本改

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儒學本議論相  
反作文章議論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

原本有皆字  
從儒學本刪

加

刊定故時

原本無時字  
從儒學本補

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尙同之弊耳

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有

原本無有字  
從儒學本補

五而太衍之數五十

者土無成數

儒學本  
作名

無定位者

儒學本  
作無

專氣故

儒學本  
有土字

不特

原本作持  
從諸本改見而

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

儒學本作少游  
文字自成一家

呂居仁

原本作休  
從儒學本改

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

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止

原本作正  
從儒學本改

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

不甚含蓄若以

原本無以字  
從儒學本補

比坡

儒學本  
有雷字

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

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儒學本作論萬安  
橋記與論亭序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已

原本無已字  
從儒學本補

剩却八言

原本作六字  
從儒學本改  
餘本作八字

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

不當又言如其長之

二字原本無  
從儒學本補

數而兩之此八

原本作六  
從儒學本改

字爲贅

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

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

曰似此細看便無全篇原本作功能只如彙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

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

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

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儒學本有今日二字得無多廢金乎衆爲

一笑儒學本作噱

陳表民葉嘉傳

儒學本作編次文字或是或非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二字儒學本不及

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儒學本江見朱漕說坡集和賀方回青玉

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

余嘗恨荆公東坡二字原本無從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

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

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有原本作無從備學本鈔本改贈懷素草書及

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者原本無者字從儒學本補

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

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

往逐時二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儒學本無之字禁也雖歐

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儒學本有而字況未編者乎然蜀

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儒學本無其字也字豈一時儒學本無一時二字門生故吏

原本無吏字從儒學本補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姚原本誤作徐從儒學本鈔本改下同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唐文粹爲姚鈺撰鉉文選文粹之陋儒學本作姚鈺

以表爲序統以歐爲序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

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  
註云并壽州刺史表錄表二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  
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  
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云原本作之從儒學本改

捫蝨新話卷之六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儒學本作文章以氣韻為主

文章以氣韻

原本無韻字從儒學本補字

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

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久

原本作又從儒學本改

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

杜不及也此無他韻勝

原本無韻字從儒學本補字

而已韓退之詩世

原本作出從儒學本改

謂

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常在西

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常在東邊

原本作偏從儒學本改宋本韓集作邊

當晝日在上我坐中

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

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亞

儒學本作壓

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

謂子美無數蜻蜓飛

儒學本作齊

上下一雙鸚鵡對浮沉便有關關雉鳴

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



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幽詩

儒學本作風

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

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

此如

原本作與從儒學本改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

儒學本有比之二字霜

皮溜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

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儒學本作杜詩意度閑雅不減淵明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

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輿原本誤作輿從儒學本改語落月

原本誤作日從儒學本改

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

每詠

儒學本作此

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

天成茲爲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儒學本作文章擬古

擬古之

原本無之字從儒學本補

詩難于盡

原本作近從儒學本改

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

首便是顏淵

原本作淵明  
從儒學本改

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

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之

原本無之  
字從儒學

補本詩未聞有擬古之

原本無之字  
從儒學本補

文者予謂韓

原本無韓字  
從儒學本補

退之爲樊

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

韓

原本誤作韓從  
儒學本鈔本改

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

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儒學本作擬  
淵明作詩

山谷常謂

鈔本有  
唐字

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唯子厚詩爲

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

二字原本作學  
近從儒學本改

而語不

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雖

原本無雖字  
從儒學本補

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

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

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

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

原本作后從  
儒學本改

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

以上五  
字原本

缺從儒  
學本補詩有高

原本無高字  
從儒學本補

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工墟願聞

原本工作人下三字  
缺從儒學本改補

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

字二

原本缺從  
儒學本補

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

原本作不從  
儒學本改

謂游心於淡

二字原本缺  
從儒學本補

合氣於漢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儒學本作老杜  
詩如董仲舒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實

原本作雅從  
儒學本改

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

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

句因誤認花卿為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

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掠

原本作略從  
儒學本改

東川故子美復有戲

儒學本  
無戲字

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原本

作師從儒學本改

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意

原本作謙從儒學本改張本作義

子美所贈

原本作謂從儒學本改

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

得聞乎

韓退之詩

儒學本作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

原本無詩字從儒學本補

似若褻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

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將

原本作欲從儒學本改案宋本韓業作將

歛之道且欲冠其顛

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勒

原本作勒從諸本改

令還俗也退

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

誰

原本誤作誰儒學本開從鈔本改

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

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

知何以得此也

儒學本無也字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儒學本作少長之語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出前漢

三字原本無

匈奴傳云兒能引弓

原本作予從儒學本改案前漢書句叔傳作兒能射羊引弓射鳥鼠

射鳥鼠儒學本作雀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少字二

原本無從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儒學本作韓退之嘲醉紅裙不能文字飲自不能忘情

韓退之嘲

儒學本作嘲

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儒學本作惟醉紅裙不能文字飲

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

詩

原本無詩字從儒學本補

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又嘗有詩云銀

燭未銷

原本誤作機從儒學本改案宋本韓集句作銷注云一作燈

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

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儒學本作杜荀鶴唐風集鄭谷雲壺編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

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

集今不復傳

儒學本有公字

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

市肆實有此集

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兵

原本作丘從諸本改

不屈

其節因

原本作自從儒學本改

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

儒學本作詩

爲之序

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儒學本作帝王文章富貴氣象原本太祖上有宋字必元以後人所妄增今刪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鉉

原本無鉉字從儒學

但欲以辨

原本說作下從儒學本鈔本改

勝至誦後主

原本有風字從儒學本刪

月詩云云太祖皇帝

儒學本作相

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中

原本無中字從

儒學本

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

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

儒學本作傑

如此

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

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家人舞點

原本作滿從儒學本改

金釵溜酒惡時拈

花蘼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謂

原本無聞字從儒學本補

與時挑野菜和根煮

旋砍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此盡是尋常說富貴語非萬乘天子

體於蓋聞以上十八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

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

之蓋維翰以上十一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愛錢太祖曰措大家儒學本作措大眼孔小賜與

十萬貫則塞破屋子原本無字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

獸紅錦地衣當費得原本無得字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

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儒學本作歐陽公喜梅聖俞蘇子美詩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原本可字作此事二

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亦勝東野亦勝韓也字從儒學本改

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原本有聖字稱爲蘇梅子從儒學本改

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閒淡之語四字原本作閒淡二字從儒學本改

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

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共

傳滇

原本作五張本鈔本均同據宋本韓集正

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

鞭暝到西極睡

原本誤作垂從張本鈔本改案韓集作睡

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

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凌

案歐集作凌

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

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

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

燔苟非聖人

案歐集作神

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刻又云漢使把漢節西

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

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做韓作然頗覺煩冗不

及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

原本作有又從張本鈔本改

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墨

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



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祇不欲

原本作與從張本鈔  
木改案歐集作欲

人屢見每吐

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

時下照萬

案歐集  
作千

丈潭潭中

案歐集  
作心

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

光水

張本鈔  
本作冰

潔石瑩

原本作盤從張本鈔  
木改案歐集作瑩

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

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

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

原本作難從張本鈔  
木改案歐集作難

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

鑿

案歐集  
作鑿

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閒此

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

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

巧僞天欲鬪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儒學本  
作文工夫論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

原本作猶從  
儒學本改

見工夫觀公內

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

儒學本  
作曝

茆簷之冬日睡餘支

原本本  
作友話

本均作支從改

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于詩也

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

作而

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

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

原本誤作藤讀本均作膝從改

之易安

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

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

儒學本

文中時復作四言句使

原本無使字從儒學本補

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儒學本作杜詩如作雜劇臨了打諢方是出場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

儒學本作時

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

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

儒學本有是字

難得切題可笑也

儒學本作耳

山谷

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

原本缺贊字從韻本補

秦少章

一見便曰如何便

原本作一從儒學本改

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

合鬧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章

原本缺章字從

儒學本鈔本補

是日涇原

原本作涇從儒學本改

復奏

原本作奏從儒學本改

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

故其詩云莫言弄

原本誤作美從儒學本改

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

盡沙漠空捷烽

原本作錄從儒學本鈔本改

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

笑無西戎乃知坡

原本誤作頗從諸本改

詩意自有在

### 山谷論淵明詩

儒學本作山谷言淵明黃子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

原本有也字從儒學本改

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

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

何用

儒學本作必

挂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

儒學本作是

未能免俗何耶

###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儒學本作評詩句可作畫本

東坡詠

原本作畫語本均作詠從改

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

原本

作一借學本鈔  
本均作夾從改

竹梅花

原本無花字  
從借學本補

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

山籬落間風光物采

借學本  
作彩

來照映人應接

二字借學本作  
揖強本作願據

不暇也近

讀山谷文字云適有

借學本  
無有字

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

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

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采

借學本  
作氣

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

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借學本作周美成  
讀東坡秦少游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

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

借學本  
作旆

上春在將軍俎

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太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

禹貢山川外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

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二字借學本  
作多此類也

摺言新話卷之七終